九子全書

ロ仁13
130
32

門 口A13
號 130
卷 32

淮南子卷十八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逵吉校刊

人間訓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統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輩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訾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

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
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　逵吉按
弋鍼切與大出穴中之突字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蹟於
山而蹟於蛭（蹟蹟也　逵吉按各本皆作垤唯藏本作蛭依義作垤爲是）是故人
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
惛而索良醫也（惛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
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亡
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
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
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
故不可不愼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
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
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
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
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
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磽石而名
醜（寢卧也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丘即名醜）荊人鬼（好事鬼也）越人機（機祥也）人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

而不受請有寢之卽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絀絀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亦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亦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卽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亦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

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于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夷族圍三市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顏伯迫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市矣陽虎將舉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達我將劍而自刎頸

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劒提戈而走（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劒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祛薄腋（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尤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爲傷者戰鬬者也不傷者受厚賞而不傷者被重罪傷者爲縱之傷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絶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喝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悗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

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足伏約疚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嘷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嘷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

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逵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逵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亡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秦相趙高所謀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

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奈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八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亦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作

北塞之人有善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爲福下爲禍爲福二句同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丁壯者引弦而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近塞之人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塞上之人丁壯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齟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雖或曰高陽雖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詢然善也詢高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戲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

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違之而近或近之而違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

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
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
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
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
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温風不能
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
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
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
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
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
爲奈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奈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

信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不厭忠信無君子二字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
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
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利字亦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
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
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
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
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
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
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
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

存危不能妄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遂吉按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爲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爲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

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至服駕牛也葦檐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爲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入民非益衆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灒之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伐林而積之負輒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傾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傾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間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奚他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又奚他弦高之子也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爲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

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明酉乞曰凡襲人者以爲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遠吉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修愚人之思殺殺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遠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不賀遠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

廣地者也夫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修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修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荊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

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爲我太子又尙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爲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齊大夫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粱五味之膳曰三至冬日被裘爵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曰則寒凍夏曰則暑傷自

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疾或輕疾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刺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達古按太平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亦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亦也而乃反以得活此

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元珠使離朱捷剟索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博善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漂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一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

涓者多矣（涓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鬬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爲之金距（金距施金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毀也）譆（譆先君襄公八諸也）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譆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八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八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

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相與謀曰無季
氏亦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亦魯昭
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達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藏本作定定題也疑藏本是）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
（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兩人搆怨延殺宰予簡公遇殺身亦無後陳氏代之齊
乃無呂兩家鬬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
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荊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
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蠭啄
剖梁柱蠭蚩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
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

爲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
脇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
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爲國憂君
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亦入手社稷爲
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
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
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
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
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
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萬穴（唐堤也言堤之有萬穴也）塞其一
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

之壞也於隙劒之折必有齧也缺聖人見之密故萬物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歸其僕曰楚太宰永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犧犧六翮之未也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逵吉接各本皆作徜徉藏本作祈惕雖有勁弩利繒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攬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波者漏起還者爲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泰牛缺經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戄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泰牛缺曰

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人海還奏圖錄書于始皇帝）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翁子秦將）將築修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圖者爲珠顆者爲璣）乃使尉屠雎（尉屠雎秦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驁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雎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刈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於衢會欲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達吉拔太平御覽作烏鵲識歲之多風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違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有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唯宰折唯傅名姓達吉拔太平御覽作曼折曜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

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
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園往說之園養馬者至見
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予
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
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
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鄙歌曲也延作延陵陽
路陽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
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
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
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
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
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
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
咥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
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
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蓏申菽杜蓏皆香草也美人之所
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
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
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
樹穀氷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
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爲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削（哀公魯君代君趙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之別國）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擒矣夫戝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戝則以刈葵（宮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尻（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于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謫不受咻而誅（狂謫東海之上人也）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斯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修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

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荊飲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人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葬胥余之骸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義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盧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

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奈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奈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吾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吾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著龜兆以爲著龜以卜今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吾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

曰而衞君之禮不具者亦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曰入而不能得一儵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擾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淩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達吉按列子釋文作擊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蒲博似非）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達吉按列子釋文作樓上博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下有揜字云音掩諸本皆無之）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曰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

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單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筐簏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爲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黨）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胥然有淒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踹足躍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爲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違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遠吉按太平御覽捕

竹搏必先單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枉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僞之相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夫人僞詐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八終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達吉校刊

脩務訓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爲先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言不得無爲也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蛖之肉達吉按太平御覽蛖引作蚌時多疾病毒傷之害害患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疾作疹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濕肥墝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墝埆

高陵也下濕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相土地之宜 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託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 堯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已之子弟也 西教
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
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氏之裔子昊氏之裔子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 一曰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放三危也 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是則堯之爲鴻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葬于蒼梧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 禹沐浴霪雨櫛扶風勞禹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風太平御覽引無浴櫛二字 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 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鰌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由名禹闢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闕也 遠吉按鰌一本作鯈字 脩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蔆隨循也栞石栞識之也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國是 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 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劭無父曰孤孀寡婦也 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囿夏南巢謙以其過放之

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也讓憂也此五
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
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解惰
也奉一簞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達吉按太平御覽色作邑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
乎達吉按太平御覽作任海內之事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爲水達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下作湯爲旱多一爲字以身解
於陽盱之河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爲禱陽盱河蓋在秦地湯旱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下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
也逸安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齊等也
達吉按藏本無一字葉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國
立置以爲達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
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亡也所以衣寒食饑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
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左禹治水有功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朝歌百里
奚轉鬻而虞
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
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爲文王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百里奚虞

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白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興也管仲束縛子糾之難而奔秦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温厭行諸國汲汲若深俗本作突字誤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瘦之事治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甚重也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職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而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糞是耨耘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明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有爲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體也行道也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魯陽人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裹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爭尺之地猶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人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于木辭緣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爲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何爲軾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不爲使干木之己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爲之也吾日悠悠懸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庚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蹻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蹻趍走也段

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瓿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謌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徵應也效驗也夫謌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感發也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以推之故不欲學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

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故曰草駒翹舉也制禁也齕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陌匈咋齧也嚙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壑弗敢辭達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戾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蠉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沉酣昧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姓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姓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逵吉拔文選注引許慎注云陽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畧異唪脣哆鳴籧篨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毋此惟也唪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脣讀夔哆讀大口之哆鳴讀楚鳴氏之鳴籧篨儛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毋此惟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毋此讀人得風病之癘惟讀近祗毋惟一說也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毋此教訓之所諭也諭導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蹎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蹎蹎楚人謂蹎也言以丹朱商均不可教也而不食蹎而不行諭而非學故謂之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用籧得駑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夫怯夫操利劒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多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曰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曰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

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星皆西行故曰大氐爲本也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更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駔駔然亦舉多駔讀似贓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訑訑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訑讀燕人言趫操善趨者謂之訑同也以多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盍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髻冉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傷舜二瞳子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之物摧下滯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于洛汭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曰百姓所親也皐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皐陶庭堅謨曰禹曰俞皐陶曰俞如此之類是也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紀氏之女簡翟也吞薏苡而生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生禹胸而出生禹折胸而出詩云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逢吉按吳處士江聲曰羿有窮君不得云賢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謂明聖賢之難才千人爲俊契史皇皐陶稷契也四俊謂之才難才千人爲俊契史皇皐陶稷契也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蹙水也蹙履也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若魚腸者良劍也型或作盧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劘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剸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鬢眉微
豪可得而察旃摩微細察見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砥旃夫學亦人之砥錫
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知者之所短不
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睹也賢者之所不足
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也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
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冶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爲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也如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
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丘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梱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
赤文梱叩椓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汲黑耳亦言其巧也墨作黑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綬也汲黑見赤
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
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蚊行蠕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鬬攫搏也肆極也蚊讀車蚊之蚊蠕讀饒多之饒見利而就避害而
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故言雖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
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
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
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蝗知爲垤羸蛖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
脊槎榆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曰蔽翳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
辟陋之國辟遠陋長也於窮廬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歷（容成黃帝臣造作歷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易曰黃帝垂衣常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于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也）

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書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攐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徽上下手也攐援攽也摽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徽讀麾旌旗之麾攐讀纏車之纏攐援亦旗之旁句欲句此木之句摽讀刀摽之摽）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攐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攐掇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劒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讀曰敬砥厲石也）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厝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中規員之也（規員是也）檃栝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者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

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
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達以逍遥仿佯於塵埃
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于俗此聖人之所以
游心若此而不能開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
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
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黑知利害之所在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之
非常曰觀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
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亦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
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及也然而莫能至焉者
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
庶幾多言已不暇曰而不學
推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之心向義
之心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
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
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事
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厲節亢高以
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耻聖道之獨亡
於已身淬霜露敕蹻跋踄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敕猶著也蹻履
跋趫也不從蹊遂曰跋涉故屬百舍重跰不敢休息里百
狸荆棘南姓榮疇字益魯人也百舍重跰不敢休息里百
一舍跰是胝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
鄉有祠存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
鈍悟也欣然七日不食丈夫七日不食則
饕故以七日爲極如饗太牢三牲

其曰太平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也達暑天地達猶通也暑猶數也察分秋豪察明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噪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囂衆也士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彊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日發石也達吉按錢別駕曰莫囂即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士厥發石張挾弓也春秋傳曰旝動而鼓發石是也戰而身亦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亦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亦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如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曰不如求救于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糧及著也一日囊跣走不及著履也不蹊遂曰跋涉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游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躡蒙籠蹶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也津關則踐躡蒙籠之山一日蒿蔂所蒙籠言非人所蹶沙石蹠達曾繭皆重胝通賦也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蹶僵蹠足達穿也幽通曰申重繭以存荊是也鶴跱立貌言不動不食徽亦顏色黴墨鶴跱時其面色欲速則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王哀公也曰吳爲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豨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虐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莽寡君昭王越走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遑暇啟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虎車毓虎傳曰卒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

合也喻塞而東塞固谷一也武關塞也水傳曰敗吳于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墳之谿公墳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之谿公墳之谿楚地烈功憲也法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此功之可彊成者也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一同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心勞形焦心怖肝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是故田者不強固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

達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璞之證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絲詩云小正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謀難事人之有所務也諮難也言己身之至乃聖人之務也之不当專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明也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虛實之名審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諭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效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

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亦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惠施宋人仕于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爲道家之言夫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
明也閭里也敵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敵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
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
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
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所以聽
者易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

之過過在也楚人有烹猴而名其隣人以爲狗羹也而甘
之名猶謂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怒也而藏之李奇師古曰梁間之固藏
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許容注云李
奇趙之善樂者也諸人皆爭學之諸衆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
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鄙人有得玉
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鄙大小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
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
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
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無以聽其
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也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事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荊

山之下荊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荊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刖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之果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今劒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銛而稱以頃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無文齧缺卷銛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頃襄王所服劒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頃襄王善爲劒八名銛讀豐年之稺琴或攡剌枉橈淵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攡剌不正枉橈曲弱淵解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潤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琴溪澗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營營讀營正急之營也通人則不然通人通于事類不然不如衆人貴違慕聲服劒者期於恬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劒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遹道器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遹古拨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器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物事也頌或作容頌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辯辯別也清濁之於耳聽清商也衆人則不然然如是也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故夫孿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叙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逼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
爲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之事以爲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
元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元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
能見物言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據抒也指書也
反易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爲鐘鐘成而示師曠師
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
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諭上句作書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
名宣聞于閭里窮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
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作書者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
美人若使之衔腐鼠蒙帽皮衣豹裘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
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捲其鼻而過之是也睥睨掩鼻聞其臭故睥睨掩
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緻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
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檄足行雜芝若龍蒙目視雜厠芝香草龍蒙
猶眄也目冶由笑目流眺冶由巧笑倩兮是
也口曾撓奇牙出齘酺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昌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
瓠犀是也齘酺頰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
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
無不憚悚賽心而悅其色矣憚悚貪欲也賽必煩悶也
探之探也達

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蠭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悚爲是形之誤耳今以中人之才蒙愚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睪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衛楚懷王之幸姬善謌攻舞因名鄭舞身若環車輪到也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更曲意更爲之擬象也猗吉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猗吉高也身若秋蒻被風蒻白苴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旌旗而復舒也駟馳若驚駟馳言其疾也驚作驚按太平御覽驚吉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若蝯不復踐茂木之枝葉龍天矯燕枝拘言蝯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蘊若蟠龍燕枝拘言蝯好上茂木舞扶疏槃跚貌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蔑蒙踊躍言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舞倡衣脩擢舞爲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耻勁耻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耻之強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使之然也有時而修長者令長之長砥礪礱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蔡藿之生蘞蘞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加櫨屋也梗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棺舟知猶覺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曰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以上說在上章也

淮南子卷十九終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逵吉校刊

泰族訓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晷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逾延之則疎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濕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莫木爲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

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噎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濕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感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入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故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

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已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明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寧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卵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脉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肘而毛修之哉聖主在上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長者得多）而辯白不戴負（辯白頭髮有白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

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

鑠木金之勢不可斷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
斮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
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
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
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
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修
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 搜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入學庠序以修人倫此皆人之所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匡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
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
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
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
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
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
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燿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
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
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
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 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 以調
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

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墝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饑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辯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爲雖有法度而絑弗能統也（絑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圄也以奉宗廟鮮犓之具（鮮肉爲鮮乾肉爲犓）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皐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爲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

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同字）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逵吉按太平御覽尊作損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逵吉按太平御覽裕作和）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逵吉按太平御覽幾作譏）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吉按怒疑當作怨）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伎（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伎也）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

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轂
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
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
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
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
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
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
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
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踈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
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
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
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
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
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
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
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
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
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
令填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
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
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

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闊絲數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藜菜成行礪礫有蓳秤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盟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衆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勢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誦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周公肴觴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大羣嘷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曰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

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遠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塡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骸流漸弗能汙也（腐骸骨也漸水也遠吉按太平御覽漸作漸漸字爲是）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壁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起也若不修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所由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代之法不亡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有賢人也其所以亡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塹而固攻不待衝隆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

廉耻不可治也非修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
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
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
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
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
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
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
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
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
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

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修而仁賢德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
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
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
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
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
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
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
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
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
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

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呂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爲清以危爲寧也周公殷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爲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爲仁也文公樹米而欲生之（文公晉文公也樹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爲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爲解邪

必蒙正以自爲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海者不爲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爲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爲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强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盡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議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亡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

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宫室者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嗛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奈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逵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間）至浦水士億有餘萬（逵吉按太平御覽無士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黄鉞右執白旄以麾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旄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逵吉按太平御覽下作亡）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逵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袍毀鼓偃五兵

縱牛馬揯笏而朝天下百姓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爲九龍之簴以縣鐘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簴爲九龍縣鐘也賈子云毀十龍之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舍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而隨之乃相率而爲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爲之鬬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却吳兵復楚地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外吳次於乾谿也）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靈王之兄弟）百姓放瞽而去之饑於乾谿食葬歠水（葬草也）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境諸侯失道守在四竟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簒弒之行無盈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文繡參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尚肆然而喜又況出室

坐堂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憾見煩繆而不惑憂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

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鑒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修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搆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

能任重重莫若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
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
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啟之以利塞
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說
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爲從張儀說爲衡皆掇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
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爲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
存鄭誕不可以爲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
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鄙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
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
悲淫則亂男女之辯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嘔山水
之嘔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
筑而謌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
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
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黼舃
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
不和味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
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
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
道德者不可以爲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爲道音
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
申子韓非蘇

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也師延爲平公鼓朝謌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師延所爲祠作朝謌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祠子師延作靡靡之樂祠亡而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大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運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

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銜骨齒牙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爲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擒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修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見禍福之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

投拂不見處也）原纔一歲再收（原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拇之爲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隟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蚤而人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

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亡於彼者故行綦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綦謂予跿子對家奇一綦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

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淳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勌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逵吉校刊

要畧 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畧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畧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元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大素也大宗本也）懼爲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沉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地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

言有兵畧有說山有人間有修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畛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窮（窮覽）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潤）灑濟肌膚被服法則而與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也）若轉丸掌中足以自樂也儗眞者窮逐終始之化贏（贏統）乎有無之精（贏統匝也）坪廓烜也（逵吉按坪一本作埒）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於生之形使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變化之紀說符元妙之中通廻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者所以窮南北之修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廻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爲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竝明（宵夜）審吠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竈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坿畧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畧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齊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修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

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纚絲緒也攡擠也）纚縲縲縲之間攡擠喫齲之郤也（喫齲錯梧也）接徑直施施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驗睨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詮具也）警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畧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爲主而爲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爲資清靜以爲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隩結細說捍搏（搏圓也困芒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修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

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館舍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若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

小大之哀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
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
方知泥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巳知大畧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修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强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
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
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
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

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
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
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
攄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
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
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
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
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
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
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綾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

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疑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蛆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揜山川（揜屏去也）其於道遥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日月而不燿（挾至也燿光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沉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沉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爲炮烙之刑剖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修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遠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爲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襁褓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兒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

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藁臿（藁臿作畚插爲是此誤也）以爲民先（達吉按太平御覽藁臿作畚插爲是此誤也）剔河而道九岐（剔洗去也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支）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而相從也路則爲九排去也）辟五湖（使水辟入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去也）濡不給抗（抗拭也）亦陵者葬陵亦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閉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

綫曰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辯（辯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呴作咢）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呴作咢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畧同）一雖有許咨（許咨注云鐘聲如雷也）一鐘十斛也鑺（鑺賜也一斛三萬斛也）梁即據子家噲朝用三千鐘（二人景公臣之費）導於左右（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國諸侯務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

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修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墝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爲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元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爲精搖靡小皆贍覽之棄其畛孳楚人謂澤畔爲畛孳

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終